論語徵集覽

十七

西園寺公望
東京
平塚
印刷

服部文庫
イ17
249
17

イ17
249
17

西軒敬長遺藏軍玉印

昌平坂學問所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頼寛　輯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日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古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孔子得爲有知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新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究辨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則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遁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吾未之信也

古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魯人素仰孔子貨欲招來謁己以爲重而孔子不往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不欲見貨故瞰其亡而往也塗道也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也德被天下之謂仁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也朱氏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此記仲尼不爲己甚而示學者以應世之權也夫道可以通天下而甚高難行之事皆非道也凡有志者必迫有氣者必激但聖人道廣德邵天下無可無不可自有權存無所不宜也論曰舊註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

不爲己甚孟子離婁篇

孟子萬章篇

微

問少

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愚謂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

徵 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絶也理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爲己甚爲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

揚雄謂法言五百篇

微服過於宋孟子萬章篇

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爲己甚可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咎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爲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詘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古所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詘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

孟子待王驩見公孫丑及離婁篇

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古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新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而

進也。惟自暴者拒之。雖聖人與居。不能化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古 或曰。下子曰二字衍文。今從之。此明聖人之教人。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學者不可不審其所習焉。苟有教以習之。則皆可以化而入善。唯上知下愚一定不移而已矣。論曰。孔子曰。性相近而孟子專曰性善。其言似有不同者。何諸。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旨豈有異乎。其所謂性善者。卽發明性相近之旨者也。蓋自堯舜至於途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可謂遠矣。而謂之相近者。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故曰人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

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道理言哉

生而知之前篇

徵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爲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十室之邑公冶長篇

符讀書城南詩

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爲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爲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爲僞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

荀子作性惡篇

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爲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氐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孔子曰泰伯篇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爲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爲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爲条約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辯。而學

者率以言語爲務欲以言語化人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

書太甲上

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古 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莞爾小笑貌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孔安國曰從行者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新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當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

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汀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古義 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治莞微笑貌言以可大用之道而試之小邑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之以禮樂嘉子游之戲也朱氏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言以明前言之戲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君子之德在於愛人小人之德在於易使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也小人學道則有以消其暴慢故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後世捨禮樂而任刑殺雖其欲治而可得乎

徵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

地志載蘇州常熟縣吳公祠即子游也

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所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爲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爲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爲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

傳授未失其眞猶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爲道。遂刪之。悲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古 孔安國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新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必

古 義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適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也蘇氏軾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論曰聖人之仁天下也至矣苟有善心以向之則雖叛人猶欲往況未爲叛人而有向道之志者乎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引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實聖人之罪人也世也

徵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爲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古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新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古義 天下極廣之稱言無處而不然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德敷化流物無不得其所任倚仗也上總舉五者之目此分言其效如此此亦專以修德之功夫告之也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親疎貴賤靡思不服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仁如之夫子以此答之則子張

克己復禮顏淵篇

師過商不及先進篇

進德之深亦可知矣學者以曾子之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矣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徵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爲仁與克己復禮爲仁同義訓爲爲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衆歸焉人信任我焉爲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

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已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古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孔安國曰不入其國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新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匏瓠也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古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朱氏曰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夫子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以安子路

焦氏筆乘說本皇疏一通

之意匏瓠之苦而不可食者詩曰匏有苦葉是也言吾非如匏瓜無用之物無資於世者也蓋因偶見匏瓜而云然夫天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常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乃蓋之響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爲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爲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

徵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爲苦匏焦弱侯獨以爲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爲苦匏之證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爲星名則得以爲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爲喻鄙俚之甚以星爲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亡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掌果蓏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爲蔬蓏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爲二物以爲苦匏則爲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爲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

維南四句詩小雅大東篇

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爲餔餟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卽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已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絶而幾乎棄絶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爲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爲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弗擾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古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知所以裁之則愚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使還坐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隱也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孔安國曰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

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古義 蔽遮掩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也蕩謂徒窮高遠而無所止也知者求遠然不學以講之則離人倫遠日用如佛老之教是也賊謂傷害於物信者守堅苟不學以辨之則害道敗事如尾生苟息之信是也直者不枉苟不學以輔之則急切不寬如子證父攘羊是也勇者好進苟不學以裁之則逆理亂常剛者不屈苟不學以制之則妄抵觸人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蓋六者皆天下之美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學問之功者哉論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偏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迷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鈎深探賾發天下之秘皆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

請問其目顏淵篇行五者本篇三樂以下並見季氏篇

佛老之徒非不窮高極遠然而其所以離世隳倫獲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門必以學爲入德之要也

徵 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爲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爲大小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

禮樂得於身數見可陷可罔雍也篇

子產事見孟子離婁篇

漢書刑法志

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學爲知之事以仁爲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氐知者象天仁者象

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以害道敗事爲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爲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

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椎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古 包氏曰小子門人也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孔安國曰怨刺上政孔安國曰邇近也

新 小子弟子也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古義 小子弟子也志意興起而易以入于善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由可以從政可以立教羣而不黨心之和也怨而不怒情之厚也人倫之道得失悉備故足以得事父事君博物洽聞則知識不陋而處事有益此夫子爲門人論讀詩之益也蓋學問不可強作必非志意興起則莫以入于善故以可以興先之不知人情風俗之所以然則莫以施政立教故以可以觀次之得于詩則得性情之和故可以羣可以怨而其心溫厚和平能得明人倫博通庶物能得廣見聞學者苟於此有得焉則其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夫子唯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則悟詩之難亦非初學者可驟而至者也學者知其易亦知其難可也

徵 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氐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

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婦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爲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爲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爲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爲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羣居切磋諷咏相爲。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譎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

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羣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古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新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古義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正牆面而立謂正向牆而立言前後左右皆無所見也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

徵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

書曰周官

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嘗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爲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蓋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爲先二南亦爲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爲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

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爲二南之爲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古 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焉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但謂鐘鼓而已

新 敬而將之以玉爲樂遺其本而專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而爲盜也禮樂无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古義 玉帛禮之物鐘鼓樂之器本非禮樂之實言人徒視其器物而不知禮樂之德有在則豈足稱其名哉禮可以安上治民樂可以移風易俗豈玉帛鐘鼓之云乎哉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其人而行苟非其人則雖儀文無失聲容可觀而無以見禮樂之實也

徵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爲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己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眞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古 孔安國曰荏柔也爲外自矜厲而內柔佞孔安國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常

畏畏畏

新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古義厲矜莊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內實柔弱外事矜持、故每恐人之知之、猶穿窬之盜、恐人之知之鄙之甚也、此爲在位者言、蓋色欲溫、心欲剛、而上之於下、必莊其顏色以臨之、而內或有所溺焉、則恐人之知之、豈可不赧乎

徵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謀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爵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盡心篇曰、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曰、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善人焉、無往而爲善人、孔子曰、德之賊也、何如斯可謂鄉原矣、曰、何以異於鄉原、孟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盡心篇荀子正論篇曰、上端誠則下愿愨矣

古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古義原與愿同、謹也、鄉原以其同流合汙世鄉人皆稱愿人者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反亂於德、故以爲德之賊也、陳氏櫟曰、眞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爲德之賊

徵鄉原、朱子據孟子爲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爲愿、可謂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

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爲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古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新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

古義 道聽塗說謂實無所得而輕聽妄說也棄廢也此夫子歎後世道德之下衰也蓋在昔尊道甚篤而不敢容易論之必也躬行心得爛熟融釋有餘於已而後應於人故聽之者有所益而用之者必當其可也及至後世道聽途說不要其實輕浮淺露靡然成俗其○著書作文肆然談天下之事巧麗富藻雖若可悅然實道聽途說之流要不足尚焉

徵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爲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已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騁其知辨粲然可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孔子曰憲問篇

胡氏曰 △有言

古 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

新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爲

古義 鄙夫凡陋鄙汙不見義理者指在位之人而言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或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鄙夫之事君其患得之也猶有所顧慮至於患失之則非止赧慙醜惡之事無所不爲凡其可利於己者雖人之患難國之傾覆皆在所不顧故聖人深惡之庸君以爲良臣每近狎倚賴而不知此皆禍亂之漸覆亡之招也可不戒乎○許昌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

左傳襄公三十四年

徵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其邪媚無所不爲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

孔子曰述而篇

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是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之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 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包氏曰肆極意敢言孔安國曰蕩無所據馬融曰有廉隅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新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隅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 義 昔所謂疾今亦亾之傷俗之益衰也朱氏曰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朱氏曰矜者持身太嚴廉謂稜角隅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朱氏曰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時世之變實憂世道者之所深歎也故曰肆曰廉曰直皆氣質之偏而謂之疾至於蕩

子張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老子五十八章

與忿戾與詐則惡而已矣非疾也蓋三者之爲疾猶足就此以見其俗之淳朴至於後世則民性習於惡俗而雖斯疾亦無此風俗之所以益渝而不復古也

徵 或是之亾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亾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爲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爲廉蓋

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爲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狷狷或作環或作矜古字通用耳如環矜通用蓋狷或由環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爲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 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新 重出

古義 重出

徵無說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古 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新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古義 朱正色紫間色鄭聲鄭國之音雅樂正樂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聽之則能傾覆國家者皆似是而實非故聖人深惡之凡天下之事其是非善惡之甚著者判然易見不足以惑人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者人心疑惑足以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也

告顏子衛靈公篇

真

徵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爲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爲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故之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古 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新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古義 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尚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言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道之行亦何待言語焉此欲學者不求於言語而深務其實也夫有實而無言不足以爲患以雖無言必行也若有言而無實則雖巧文麗辭極天下之辨無益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歐陽子曰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亦可也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徵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

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爲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旣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爲言之爲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

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爲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爲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爲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廑廑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爲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

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己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古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

新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不屑之教誨告子篇

古義 孺悲魯人朱氏曰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張氏栻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徵 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爲是

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古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馬融曰子生於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新　期周年也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菓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

而宰我不察也此夫子之言也旨所甘也初說其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古義　期周年也宰我言喪一期既足之意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按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稻糯也穀之甚美者父母之喪斬衰三年期而小祥始食菓練冠縓緣

要經不除三年喪終初食猶衣錦此夫子之言也旨美也朱氏曰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懷抱也通達也夫子不欲而何其過及宰我既出而深推言君子喪必三年之故而使之聞之蓋欲有所悔悟思而得之也宰我此言其必在於具慶之時乎蓋幼而喪父母與父母俱存者自無此心故或有疑於喪必三年之說若一旦遭大故則自有不能已之至情故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況觀夫子曰今女安則爲之則知宰我此時父母猶在夫子之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爲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爲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爲聖人特爲之中制者蓋臆說也

徵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公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己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況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以論己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第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爲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爲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爲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可見孔子時禮樂至重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

周禮夏官

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爟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爲一則其爲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爲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

邪本文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在田曰稻刈穫曰禾去藁曰粟去穀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粱皆一物也而稻爲糯粟爲秫類粱爲粟中一種皆後世醫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爲三年之喪者葢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爲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明

曾子曰學而篇

白矣禮家以爲聖人特爲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爲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迂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爲爾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爲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爲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乎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古 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新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古義 博局戲也奕者圍碁也已止也此言不用心之甚不可也非取博奕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無所用心比之禽獸也

徵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篆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爲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

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爲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爲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古無註

新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古義 尚上之也君子小人皆以位而言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捨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爲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不依勇而自裕如也若勇而無義則君子爲亂小人爲盜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義之與勇其趣相似而實甚殊矣此子路所以有上勇之問而夫子有義以爲上之說也

徵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皆謂素有

孟子浩然氣公孫丑篇

古曰尚書仲虺之誥

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爲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爲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爲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古 包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孔安國曰訕謗毀馬融曰窒塞也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新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一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古義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訕謗毀也窒塞也邢氏曰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也稱人之惡者薄也下而訕上者逆也勇而無禮者暴也

果敢而窒者枉也故夫子皆惡之夫子又反問子貢以發其意此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爲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

徵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爲逋逃藪碎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爲衆惡人所歸會者大氐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爲衆惡所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解徒以爲居下而訕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爲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爲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徼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朱子曰徼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徼僥

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徼訓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爲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爲道故善出謀慮爲知後世則以學問爲道故無所不知爲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爲得古意徼以爲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爲己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爲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眞理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幘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徼不孫訐以亂之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爲之解可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爲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古無註

新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古義待士君子者交之以忠信接之以禮義務在盡己而已矣唯女子陰質小人陰類不可迎之亦不可遠之苟失其所以御之之方則家道或以此壞焉故戒之

徵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迎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古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人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古義朱氏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爲人可欲而不可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徵說無

西園寺長遠藤軍平印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終

天保壬辰孟春